

定远历史之谜

何俊飞

“田父”为何骗项羽？

田父是定远县永康镇古城村人。在司马迁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田父是一个种田的老头。

“项王至阴陵，迷失道，问一田父，田父给曰‘左’。左，乃陷大泽中。以故汉追及之。”当项羽渡过淮河到达阴陵（今安徽省定远县）时，迷失了前行的方向，就向一个田父问路，田父欺骗了他，汉军因此才追上了他们。最终，项羽自刎而死。

定远人田父在《史记》中唯一的一次露面，却有意无意间加速了项羽的崩溃。

如今的定远县永康镇古城村（古阴陵——古九江郡所在地），世代居住的村民大多姓陈，村中有一所陈泽祠遗址。村民们说，陈泽就是给项羽指路的田父。

田父指向左方的一个手势，就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历史。

田父为何骗项羽？古往今来众说纷纭。

笔者认为：天下苦于战乱数十年，老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，民不聊生，人心早已向往平稳安定的生活，迫切希望战争早日结束，能够在和平的天空下打打柴，割割草，种种田，就是当时人们心中向往的最幸福的生活；而今好不容易楚汉相争要有个结果了，田父是广大老百姓当中的普通一员，深受战乱之苦，说不定就有不少亲人死于战乱，因此巴不得早日结束战争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，忽然有一天碰到一群全副武装但又狼狈不堪的军队，一望而知是在逃跑；为首一个将军疲惫中仍透着几分英武，虽然田父并不认识项羽，但当时离陈胜、吴广起义已七八年，楚汉相争也已四五年，天下大概的情势田父肯定是知道的：刘邦快要取得战争的胜利；项羽给围困在垓下已有半年多之久，田父应该也能大致了解；这一天突然看见这支败逃的军队，再加上为首将军的威武情状，田父又是个饱经风霜的老人，他应该能猜个八九不离十：这是溃败的项羽！接下来就自然是田父欺骗迷路的项羽，让其走上灭亡的道路！因为，老百姓实在是再经不起战争的折腾了！从这一点上来说，田父可以说是救生民于倒悬的大英雄！

我这仅是一管之见，田父为何要欺骗项羽，恐怕将成为定远人心中永远的谜。

永康镇汉画像石之谜

定远县汉画像石为什么只在永康镇大量出土？而在其它乡镇没有这种现象？

要解开这个谜，首先要分析 2000 多年前究竟在永康镇发生了什么。

笔者认为，2000 多年前神秘的古阴陵城位于永康镇境内，是永康镇出土大量汉画像石的主要原因。

古阴陵城始建于公元前 223 年，秦时为阴陵县治所，隶属九江郡。

东汉时，九江郡郡治由寿春移至阴陵城，阴陵城由此升级为九江郡郡治所在地。该城作为九江郡郡治治所存续时间 119 年（公元 25 年~公元 144 年），城市规模为 400 万平方米。

当时的九江郡相当于现在的省级机构，阴陵城是这一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

古阴陵城在秦汉时算是中等以上规模的城市，这里人口聚集，也出了不少高官显贵。包括高官显贵在内的阴陵城市民去世后，他们的墓葬也留在了永康镇境内。若干年后这些汉墓被发掘，自然就发现了大量汉画像石。

在定远县博物馆展出的 86 块汉画像石，都是从永康镇出土的汉墓中发掘、征集而来的。

名将华云龙死亡之谜

华云龙（1332 年–1374 年），定远人，明初开国名将。明洪武三年（1370）朱元璋论功行赏，封华云龙为淮安侯，可见其身份的显赫。

其实华云龙的功绩还不止于此，他对当时北平城的建设，做出了很多的贡献。

洪武元年（1368）明军北伐，七月底华云龙与明大将徐达在通州会师，元顺帝得知从健德门北遁沙漠，八月初二华云龙随徐达攻克大都城。得胜后依诏将元大都改为北平，并着手对北平

城进行改造，改造的具体实施人就是华云龙。

这个事情在很多史书中有着记载，如《畿辅通志》中有：“洪武元年，徐达取元都，指挥华云龙经理筑城”，《明通鉴》中有：“甲戌，徐达遣人诣东昌，令韩政分兵守广平，又遣华云龙筑元都新城垣”等。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，北平城具体的改建工作是由定远人华云龙承担的。

华云龙的主要工作是新筑北城墙。他将元大都的北城墙往南缩 5 里，重新构建北平城新的北城墙，也就是在如今北二环路一线，从此把北京内城的北廓确定下来。新筑的北城墙两个城门命名为安定和德胜，也就是后来的安定门和德胜门。

洪武七年，有人上奏：华云龙占据了元相脱脱的宅子，并且超越了他的本分，越级使用元宫中物品。这在朱元璋心中埋下了怀疑的种子。

朱元璋下旨召华云龙回来，并且任命何文辉取代华云龙的职位，但是令人意外的是，华云龙还没到京师，就在回来的路上死了。

跟随朱元璋立下赫赫军功，结局居然是这样的，也难免令人感叹。《明史》没有交代，为什么死于回京师途中，所以对于华云龙的死，也无从得知细节。

纵观那些跟随朱元璋征战的人的结局，立下赫赫战功的人不少，但是能陪着朱元璋走到最后的人，还真不多。

像华云龙，他被弹劾，朱元璋把他召回来，结果回来的途中死了，那时候是洪武七年，胡惟庸案还没爆发，这时候的朱元璋猜忌之心就这样了，更何况在胡惟庸案爆发以后呢？

有后人猜测说，华云龙死得蹊跷，未必是病故，更有可能是朱元璋暗下杀手，然而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，至今不得而知。

定远人华云龙之死，留下一个千古之谜。

春风吹过山梁（外二首）

何军雄

没地方拐弯。这盛大的风
从故乡的一个岔口吹过
草木的身姿，摇晃了几下
一只停息在树上的麻雀
拍打翅膀飞落到另一棵树上
被风吹起的枝条，漫卷过
从旷野里打转。远处的尘土
沿着春风的轨迹肆意盘旋
或许一场风会改变一个季节
比如炊烟的腰身，不再笔直
一株蒲公英，风中凌乱
紧握的拳头从此无法合隆
春风吹过山梁，一朵云
在故乡的原风景里稍作停留
以雨的姿态，再一次登场

落日辞

每次落下，都是为下一次
做伏笔。落日后，有着
无边的辽阔和寂静，从天边
到地面的距离，就是落日
这一生所要经历的所有站点
沙滩上，有落日的影子
沿着海面的起伏，波涛汹涌
风是唯一没有颜色的尘土
落日下垂的瞬间，繁华依旧
从旷野里获取过一粒草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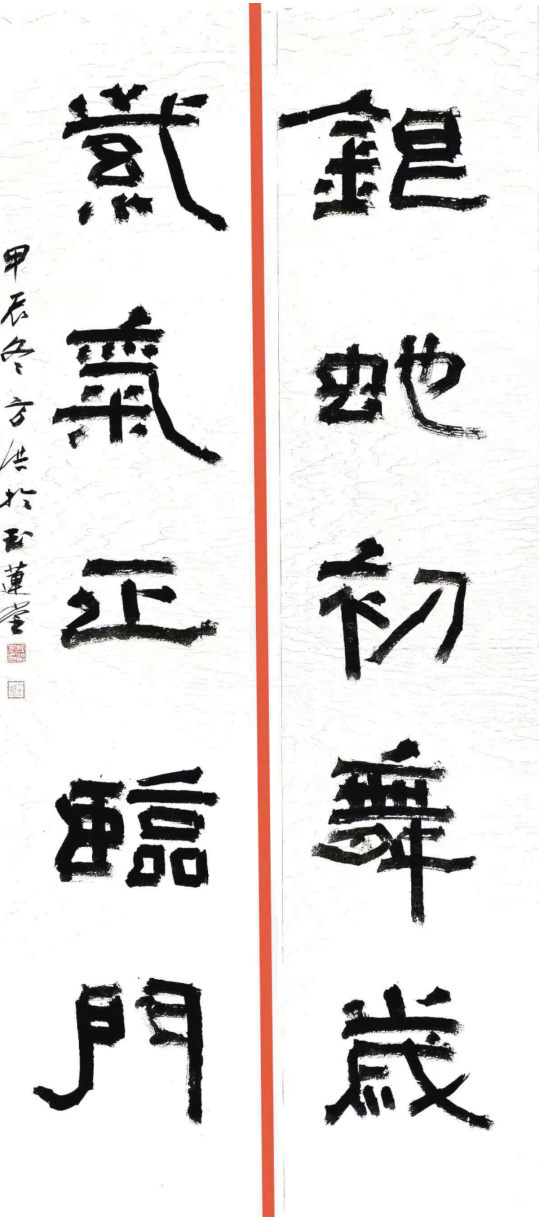
火红的云彩，是一个人的脸
从天空的羞涩里脱颖而出
那些不经意的落日，从远处
慕名而来，抵达黄昏傍晚
让寂静的山乡，又一次沸腾

草木谣

风声过后，鸟雀在期间筑巢
枝条摇曳不定，山上的云
为草木避风遮雨。燕子来时
一些绿色早已崭露头角
沿途的风景，就在刹那之间

春日里，草木蠢蠢欲动
在一场雨里，酝酿着出行
枯枝干叶，经历时光洗礼
内心的热情却按耐不住
从土壤的一角，探头探脑

枝条上，伸出的叶子茂密
遮挡根系，让一束花朵
肆意绽放开来，人间草木
都在无声中唤醒自我
用春天的风，为草木正身



书画迎春



方洪作

雨水

谢 鸿

春风，从河畔上滚过，绿了柳梢，醉了寒梅，醒了小河。

细雨落了下来，亮晶晶、细密密、甜津津的。这使我想起了韩愈的《初春小雨》：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那幽幽的韵味儿，自诗意中翩然而出，是那么地轻柔、缠绵和雅致。

五九、六九，沿河看柳；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……雨水是春天里的第二个节气，印证的是河开雁来的时候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:“正月中，天一生水。春始属木，然生木者必水也，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，则散而为雨矣”。雨水，这个清肺润肠的节气，沿着初春的脚步，就这样款款而来，情深深、雨蒙蒙，如处在豆蔻年华的少女，半遮半掩，欲语还羞。

今年开春暖，因为冬天里没有下雪的缘故，包青天廉政园里的梅花早早地开了，红的如火，白的似雪，微风轻拂，一树树梅花伴着风的节奏翩翩起舞，犹如月中仙子般地轻盈、优雅。公园里踏春的人络绎不绝。一个小姑娘与我侧身而过，她面如梅花，肤若凝脂。一条黄丝巾在她的手中高扬起：“妈妈，我想给梅花系上丝巾，这样它就更美了。”

我的心被轻轻撞了一下。雨丝，瞬间打湿了时间，也打湿了小姑娘嘴角转瞬即逝的笑露。

草色遥看春信早

尚继慧

最先感觉春天脚步的，是如烟的细柳吗？是归来的飞燕吗？我觉得倒是那不起眼的小草，灵敏地嗅到春的气息，不管地头，还是河畔，不管路旁，还是墙角，早就商量好似的齐露脸了。

其他生灵似乎还在睡懒觉，只有那树梢上飞来跃去的麻雀，叽叽喳喳，仿佛很懂小草的心思，说着贴心话。或者不时地飞落地面，啄几下新冒尖的嫩草芽，表示亲昵。

小草才是春的信使，在二月春风的剪就下，虽说柳树舞动绵软飘逸的长发，看似如烟似雾，浪漫无比；可小草泛起朦胧的绿意，在细雨的晕染下，若有若无，柔嫩无限，将春姑娘的羞涩尽情展现，恰是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妙不可言。

小草是皮实的，任凭人们来回蹂躏，任凭冬季寒凝冷冽，任凭白雪覆盖挤压，只要听到春的声音，便扬眉吐气钻出地面，抢先将春的喜讯传送。小草还是顽强的，任凭人们在野地怎样搂扒，任凭牛羊在河岸怎样啃噬，任凭野火在田埂怎样烧燎，只要闻到春的气息，她们总是精神振奋给春天报以微笑。

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……”这耳熟能详的诗句，道尽了小草的坚韧。小草一点不小，很是博大，到处都是，最为普遍。说杂草也好，说野草也罢，都是由一棵又一棵的小草簇拥而成。难怪人们用歌声由衷地赞美：“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。从不寂寞，从不烦恼，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。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……”。

小草不仅率先将绿意展示，给人惊喜之感。仅在寒冬，万籁萧条，那牛，那羊，却在野地里低头觅食干枯的小草，吃起来依旧有滋有味。即使下雪，待天晴后，仍要将牛群、羊群赶到雪野里，让其咀嚼外露的草梗儿。尤其是山雀，一到雪天，三五成群地躲进干草丛下避雪，搜寻草籽充饥。待天放晴，鸟群又在一片又一片草丛间飞掠，恣意玩耍。

即便抛开这些不说，最起码小草丛生，才使大地不至于裸露，才使水土不至于流失，所以小草保护生态环境功不可没。别看小草没有花朵的鲜艳与芬芳，也没有大树的高大与茂盛，但就因小草密布，才使大地丰腴。大地因小草青青，才未荒芜，才有韵律；冬季的大地，也因小草的遮挡，没有光秃，才不会寒碜。小草，看似不起眼，实则了不起。

小草不仅意志品质好，而且性格品质也好，比如她的随遇而安，就值得夸奖。不论是石缝，还是墙头；不论是路边，还是沟坎；不论是风尘滚滚的乱石堆，还是贫瘠荒凉的干沙滩，哪里都能生根发芽，乐观成长。小草不在乎环境的优劣，不计较周遭的险恶，执意释放自己的那份绿色，别无他求。

因此，决不能小瞧小草，尤其是春天，没有小草的洒晕，给大地穿上绿衣，就没有紧随其后的百花争艳、万木峥嵘。待那时，小草不与鲜花和绿叶争宠，而是悄无声息地尽好本职，伸展身躯，荫护土壤；或者在春风里，同小虫们摇头晃脑，任其爬上爬下，乐此不疲。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”，不管人们在路口怎样离别送往，小草总是秉持自己的信念，不声不响，只管将绿色铺满长路，直至远方。



滋有味地舔着，就像在品味着一个季节里含而不露的意蕴。大舅仔细地平整着田中的土地，大点的土坷垃捡到路边，再一个个地敲碎，回填到田里；田中探头探脑的杂草，此刻后悔得要命，它们可是选错了地方，不管如何躲藏和伪装，也逃不过大舅鹰一样的眼神，只能悲惨地被连根拔起，毫不留情地丢到了一边。大舅知道，“人勤地不懒”，劳作是农人活着的尊严，撒在地里的汗水，永远不会白费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汗水会与雨水交汇，那是它们与作物的心心相惜，在作物长身体的时候一定用得着。

黄昏的时候，村庄里升起了缕缕炊烟，该到吃晚饭的时候了，大舅会收起锄头往家走，顺便从屋后的菜地里割了一把韭菜，小黄狗提前撞了门，舅妈探出半个身子问：“老头子，今晚咱吃什么啊！”

大舅扬了扬手中的韭菜：“做一顿韭菜盒子吧！让我们狠狠地交春一口。”舅妈兴奋地回道：“我来和面，你择韭菜，咱们把春天吞到肚子里。”

我来自农村，虽然在城市里工作多年，心中依然根深蒂固地眷念着乡间的一切。那里有我的亲人和曾经美好的童年，那是生命里最灿烂和值得炫耀的春。因为工作忙的缘故，很久没回农村走亲戚了。手机成了与乡间亲人沟通以及彼此慰藉的最好方式。“叮当”一声响，一条跳出的短信让我泪流满面：“二小子，啥时候来舅这里吃韭菜盒子？”“一定去，一定去。”契合内心呼唤的言语瞬间打出。想起杜甫的诗：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。亲人之间无须过多的言语，在这个春天，饭可以少吃，觉可以少睡，亲情不可能缺席。